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龔述祖

隋文以篡弒得國不再傳而失之適足比諸羸呂驅除非真能應運順時者也騎角奇徵殆踵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隋 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名那羅延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九世孫元壽為後魏武川鎮司馬因家焉父忠元壽之元孫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國公事具前母呂氏生帝於馮翊般若寺有尼來自河東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鱗起大駭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周天

代狄故智史家撫以傳信陋矣

和中襲爵隋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　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自高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啟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監

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即白石城注見前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即蔣山注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人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

城縁淮立栅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歘然曰兵久不决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决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上在元縣東即鍾山南麓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

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寧縣南亦曰長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官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

投於井即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呌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上元縣東北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入隋後未幾得疾不療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

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廣之至建康也高熲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

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為散騎常侍

豫讓衆人國士之言已為後世易節醜類者所藉口善心既傷宗國淪亡汲汲改服受爵何為者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

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州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觧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閩熙人在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在蘄州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瓛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武

閭師黨正之法本與封建井田相表裏世殊代異古法之大者尚不可行況欲規仿其末跡乎鄉官判事與州郡中正一轍其為弊挾非獨剖斷不平而已仕宦迴避本籍亦勢不得不然初

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令今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

非古今人不相及也

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陳宗室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

樊通武州湖南常德府是刺史鄔居業晉大夫之後以邑為氏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冑汾陰人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冼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字世穆夐之子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

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嶺南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册洗氏為宋康郡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字瑋忠之弟子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東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

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内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

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卿俱為上勲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封邑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龎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踰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龎洸字元顯榆林人

授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俱琅邪人沈瓘武康人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邉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禄兼當重寄不能横屍狥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相去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

聘于周遇帝而興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又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禹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台為上儀同三司　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為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韋禹字延威叡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為司空綱目作以王雄為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雄貴寵特盛與高熲盧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

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為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音立一調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編懸鐘磬例皆有八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為應聲）與鄭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一千二百黍為黃鐘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通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

十二律旋相為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諸家乃旨巧合以飾其拙外濟文躬為悖逆而與正雅樂不於斯世見自絕乎

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韶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升歌堂上）房內（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盡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

轉移薄俗不害政是闒而置榻廳廊與病民雜處刺史尚可為乎甚去不知政者又不知實壞幾何處儒無識艷為盛事耳

條絣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基（字茂世荔之子）參定

以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為岷州（西魏置今屬鞏昌府）刺史

岷民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

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初帝賜德

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許本高氏彊奪民田所為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怒之德林又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　陳茂河東猗氏人

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賂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而數其罪出為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　懷州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隋以山陽郡為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參軍李君才于殿内

帝性猜忌不説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内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私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内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内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

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南方坊北齊為六府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不役其身取其庸即丁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馭新定之民以鎮靜為要徒取辦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弊之為害如此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府是）高智慧蘇州（隋以吳郡置今為府屬江南）沈元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　麥鐵杖字流才始興人）素率舟師自揚子津（今曰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

入擊賊元憎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裨將猶言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商支孫食采于郲因以為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唐置今為府屬福建此云泉州者史臣追敘之詞）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

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為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

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

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罪拜刺史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刺史

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

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字恒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隂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鴆暴死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蘓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字長仁柔之子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言夔生之晚所屈耶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内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甞為衛國令有

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踈辨高下在心唯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

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毁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

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

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所出修罷械備糗糧調丁出調注見前減

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

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

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而利不復于後田亦其勢使然仲舒限田之說且難用諸張行況隋季踵凋弊之後乎因地少人衆思以均田救衣食資者夫則而富者先困適足以病民耳且古者八口授田百畝而隋民每丁所得纔五之一饘粥不贍尚何望家給人足之有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東河南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上）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子）為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制

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重簷複道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詩有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煽惑都藍可汗先是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雍虞閭立是為都藍可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内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可汗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

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求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即達頭可汗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籍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欵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七

月突利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即都斤山舊沙鉢畧所居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令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

妥之言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令造諸樂罷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竟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為官司出舉興生（謂出錢舉貸興利生息）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

扶亂無奇策唯本周官散利薄征之意實力措施庶不致轉徙溝壑耳隋文乃使關中就食洛陽與梁惠移民河東無異至扶助負擔直是乘輿濟人好行小惠何足稱乎

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月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厠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命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

官給罷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罷物有司給之

叔寶常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啟在床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劉氏反蔡曰歷叙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網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

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昉謀為逆譯為巫蠱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

夏六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為納言尋復其位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洸之兄為荆州總管

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荆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丙辰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 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蠻（南寧本漢建寧郡晉改寧州梁以後曰南寧今雲南曲靖府是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寧爨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平之

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爨夷姓東）

爨曰烏蠻西爨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越巂郡青蛉縣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過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渡西洱河即葉榆水注見前入渠濫州在大理府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已而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

萬歲乎是除名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熙整之子）為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

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

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

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

盜一瓜一錢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以遏奸徒見其濫刑耳趙綽彼時未聞一言匡弼而于來曠辛亶之死嘵嘵爭執其意不過市恩沽直非直能替欽恤而底明允者也

不以聞吾吏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帝晚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因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詐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爭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頗

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趙綽字元方河東人掌固官名臺省寺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歷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廣陵人及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渤海修人校賓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

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之過半于是上引孝孫冑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厯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冑元厯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冑元辨析之暉一無所答冑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參定新術至是厯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内其妃進

毒妃崔氏弘度女性妬因俊好內于瓜中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久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益篤遂卒帝哭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國遂除

冬十二月殺曾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

觀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洩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時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面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夸呂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 劉友益曰隋代高麗始此

先是高麗王湯卒 湯位宮之後開皇初封高麗王及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計帝賜璽書責之會病卒 位宮事具前 子元嗣帝使拜為遼東王至是

元帥靺鞨即古肅慎氏地注見前萬餘人寇遼西營州注見前總管韋沖字世沖洸之弟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為諒長史已而諒軍出臨榆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遣使謝罪于是罷兵臨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

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為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

陁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陁若蠧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陁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己未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代突厥都藍可汗末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賚優厚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是朝貢遂絶亟掠

邊都突利伺知輒遣奏聞至是突利奏都藍欲攻大同城在今吳喇忒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栅故大同城也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

來多樂三烽大逼樂四烽彼见賊多而近耳　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柱國趙仲卿洛陽人剛之子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都藍兵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

陳騎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妒忌後宫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没宫中得幸后隂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

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熲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熲謂已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熲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熲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熲妾生男帝

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熲耶始陛下欲為熲娶而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疎熲伐遼之役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于熲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泣言于后曰兒幸免為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于熲得之有司奏熲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㢸字公輔洛陽人㢸古弼字薛胄斛律孝卿太安人柳述字業隆解人機之子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項之熲國令隋制王公國皆有令尉言熲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

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因頍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兹斬王世積如更誅頍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為民頍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頍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于帝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可付社稷唯高頍耳帝初然之及頍得罪帝深責之元善憂懼而卒　元善魏侍中乂之孫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名構以字行渤海人鑑賞機悟清慎

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為最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在今歸化城西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注見前以河為固于夏勝之間夏州魏置故城在今榆林府懷遠縣勝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東西至

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十二月帝遣楊素史萬歲等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為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明年四月步迦犯塞詔晉王廣等擊之史萬歲出塞與虜遇虜問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步迦懼而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庚申二十年春三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寛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悦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好内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

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其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

女竟不以夫婦之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又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字惠伯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闕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

也阿麽廣小字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感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奏聞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令段達武威姑臧人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外內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大將軍元旻

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

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遂詔元昊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内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

初勇嘗宴宫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宫卿職當調護乃于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至是帝名東宫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别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鷹犬娱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禮然我擇汝為宫臣而

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丈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使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冤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㩧弼角反擊也殺之既而追之

不及天下共寃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宫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字彦文太原介休人為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于東宫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寃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彦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于彦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

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之兒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房彦謙字孝沖清河繹幕人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晦字克明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帝弟整之子入朝

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illegible]川本非罪人縱守未敢公遺王伽憐情于縶遂為唐時縱囚者所濫觴歐陽修著論譏其推本及此

以王伽(河間章武人)為雍(漢縣唐改鳳翔今為陝西鳳翔府治)令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絏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沿途護送之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謂或前或却不如期至)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

而陸北晷日行
日有常行而景
即隨之以好言
機祥而直諛之
於此與爾中
却行何異不從
加課其處更不
待言

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字德符君正之子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葢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内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案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景短日長

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上表切諫

不聽尋改國子為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邵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讖緯捃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賞賜優洽　王邵字君懋太原晉陽人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以馮翊為漢陽本成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為州今階州成縣是　考漢陽郡置于大業此云漢陽者史臣追叙之辭太守

潮成潮州隋改陳瀛州置今為府屬廣東成州梁置隋後改封州今肇慶府封川縣是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封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戌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思力人名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俟渠之反等南渡河大掠啟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

磧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封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葬獻皇后 徐昭文考證獻上漏文字考隋書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月葬獻皇后于太陵並無文字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異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絶之顧曲為稱述且若驗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蓋文為高祖之謚煬帝即位後始以后從高祖謚稱曰文獻猶後漢之稱光烈明德諸后是也葬時高祖現存安得即以其謚加之綱目一本隋書並非有漏考證自誤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令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

遠鎮唐書地理志營州有懷遠鎮營州治柳城注見前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在益州頗奢僭聞晉王廣爲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還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慶氏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爲氏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

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秀嘗從治書侍御史柳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文博博陵人好學能文著治道集十卷行于世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夙憾素嘗以小譴送臺命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于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勲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

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于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裴肅字神封攸之子張衡字建平河內人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

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謂寵幸知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罷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

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隋置今河南府嵩縣是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

癸亥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

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争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五戈反鳥媒也見譽而喜者佞

之媒也絕四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畧見于唐書王績王勃傳績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鑑所載多採于中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唐初魏徵杜淹皆通弟子隋書為徵奉敕所撰何竟不為通立傳或曰王績嘗持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叔達欲上史館時長孫無忌不悅學叔達弟叔恬嘗糾無忌淹又與無忌有隙故其書遂不得上宋龍川陳氏曰房魏諸公雖嘗往來河汾而師友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盡知其道故當時朝論有所不及說或然歟並錄之以備考

突厥啟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鐵勒別部在獨洛河北等

十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弑帝于大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考隋書元巖傳巖爲蜀王秀長史開皇十三年卒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

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閤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宫人

悮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陳髙宗女旦

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恠其神色有異問

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

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

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

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宫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

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

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州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嚴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絶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

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于高祖為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諮議參軍王頍苦委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

蕭摩訶俱不得志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即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刻玉為符作麟形并揚益三總管用後惟東西兩都留守用之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唱言楊素反將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井陘喬鍾葵出雁門 太谷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署兵曹裴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紇單姓貴名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莫狄反䍦通作䍦即帷帽婦人著之以蔽面及

身後其製漸短名曰蓋頭短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討諒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聃以城降綦良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公理逆戰祥擊敗之進趣黎陽良軍不戰而潰喬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拒守月餘帝遣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鍾葵悉衆以拒義臣擊破之　黎州後周置治黎陽今衛輝府濬縣是史祥字世休寧之子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父崇與突厥戰死高祖以其誠節賜姓楊氏諒遣

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據高壁嶺名在平陽府靈石縣東南上有韓信墓亦名韓信嶺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即古太岳今為中鎮緣崖谷而進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斃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阻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

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頻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畏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乾州武功縣西南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

塞于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熾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聽婦人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付託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孔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根本墳土未乾子孫為戮惜哉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章仇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為章仇氏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後賜姓盧氏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通鑑作酉命考隋書煬帝紀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時年十三是年歲在辛丑是則煬帝乃己丑生非酉命也通鑑有誤但己丑亦非木命太翼傳不載其事未知綱目何據雍州為破木之衝雍州酉位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

陽還晉家帝以為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注見前達上洛注亦見前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安注見前汲郡隋置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抵臨清關在衛輝新鄉縣東北今曰臨清鎮度河至浚儀漢縣故城在今開封祥祥縣襄城注見前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贈長城公謚曰煬

以洛陽為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為東都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事

惟帝服淺色黄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宫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户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内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宫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南北跨洛濱南接皂澗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即蒗蕩渠注見前引汴水蒗蕩渠南出為汴水今故道已為黄河所奪開

邗溝注亦見前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水經注河水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黄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

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兆長安人大破林邑注見前還卒于師

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令劉方為驩州漢九真郡隋置驩州今為安南國地寰宇記州南至環王國十日程環王即林邑也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在占城國北唐時林邑改號環王後徙國于占更號占城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

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越志曰南郡西有屠夷國馬援至其地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十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在洛陽縣西亦名芳華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注

海内縁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宫樹凋落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宫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斌籀瓚之子衛王集字文會爽之子徙之邉郡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綸以父瓚故瓚被酖事見前每不自安及帝即王與集時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

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邉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漾彩朱鳥倉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壇元壇板艙黄篾等名）後宫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漾綵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

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艓艇舸等名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業初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韋雲起京兆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

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突厥官名犯約斬以狥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莫何汗處羅侯所虜事具前國

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

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

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

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

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

延陁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字桂林安兄子）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前見）

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為瑞

夏四月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螺屬生海中其色白用為勒飾戴幘巾幘起于秦服袴褶騎服也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事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藴陳尚書忌之子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

伎無異平日也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

八月封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

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

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

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

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藴

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隋書北史俱無建立進士科之文唯唐書楊綰傳云進士起于隋大業中然亦不言年月故通鑑不載綱目以設科之始特為增入但紀于太子昭卒之下楊素卒之前未知何據考煬帝紀大業二年七月甲戌太子昭薨乙亥楊素薨兩日相連恐其間無暇建科取士也今因改輯于是年之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